

长白“山祭”遗存，再证中华多元一体

本报记者周长庆、刘硕

巍峨壮美、绵亘千里的长白山，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长期以来一直给人以神圣、神奇、神秘之感。

2018年4月10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入选其中。此前的1月16日，它已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同时入选2017年度这两大评选的只有3个项目，“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就是其中之一。

“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山祭”遗存**。

人们不禁要问：800多年前金代皇家为什么要祭祀长白山？长白山神庙怎样一点点揭开神秘的面纱？它有哪些辉煌的过往……

千年“古城”扑朔迷离

长白山主峰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中朝边界，最高峰海拔2749米，是我国东北地区第一高山，也是亚洲大陆东端的最高山峰。安图县二道镇**宝马村**坐落在长白山主峰正北约50公里处的一处高岗上，现在归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简称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管辖。天气晴好时，在这里可以清晰地望见正南方茫茫林海之上的长白山主峰。

宝马城遗址位于宝马村旁边，早在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的《安图县志》中就有记述。相传唐代一个名叫刘仁轨的将军曾在此地得到一匹宝马，故而得名“宝马城”，亦称“报马城”。上世纪80年代的《安图县志》对此城有更详细的描述：“平面呈长方形，城墙破坏严重，南半部湮没无存，门址不清；城内中部由南向北顺次排列有三个土台，似为大型建筑基址……”

长期以来，业内专家多认为它是一座小城，但奇怪的是，从城墙却看不出通常所见的瓮城、角楼、马面和护城河等遗迹。学界从1978年发现的一些指压纹瓦片断定，这座城为**渤海国时期始建，辽、金两朝沿用**。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专家们多认为它是渤海国通往唐朝的“朔贡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有少数学者将其比定为渤海国“中京”显德府下辖的兴州。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宝马城在历史中湮灭了数百年。记者2007年曾考察宝马城，只见被农田包围的遗址里，荒草萋萋，荆棘丛生，树木中偶尔可见几块筑基石、石块、瓦片。竖立路边的文物保护碑上刻写着：“（宝马城）城址建筑于唐代渤海国，金代亦曾沿用，呈长方形，东墙长126米，西墙长132米，南墙长103米，北墙长104米，方位10度。城基用石块垒筑，上部为黄土夯筑。城南半部已破坏，推测其门址设在南墙中部。城内出土有陶器残片和兽面瓦当等文物。”

铁血女真族崇拜长白山

公元1115年，世居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统一女真诸部后，于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建都立国，国号大金。从此，金戈铁马的女真族不断开疆拓土，鼎盛时期统治疆域包括今天的我国中原淮河北部、秦岭东北大部分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金朝**历经**120年**，在我国历史上处于宋、金共处与对峙时期。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作为其“中都”。

女真人对其发祥之地长白山非常重视。除了建国的金太祖外，金朝还有两个皇帝值得一提。第一个是被金史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其年号为“大定”。他统治时期金朝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史称“大定之治”。据《金史·礼记》记载，金世宗在位期间，大定十二年（1172年），有司言：“长白山在兴王之地，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金世宗为表明其政权的正统性以笼络民心，效仿中原王朝皇帝封禅泰山或五岳之举，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并在长白山北侧建庙**



▲宝马城遗址2016年发掘区全景（上北下南）。



▲宝马城遗址出土的建筑物构件。

奉安，春秋遣派官员前往祭祀。大定十五年（1175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每逢春秋二季择日致祭。

第二个是金章宗完颜璟，其年号为“明昌”。他统治前期的政治汉化甚深，文化十分发达，史称“明昌之治”。金章宗于明昌四年（1193年）把长白山由“王”提格为“帝”，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当年十月派官员备袞冕、玉册、仪物到长白山册封，并“申教有司，岁时奉祀”。

关于**长白山神庙**建筑的布局，《大金集礼》有如下记述：“（大定）十四年（1174年）六月，建华正殿三间，正门三门，两挟廊各两间，北廊上惟不设门。东西两廊各七间，东廊当中三间就作斋厅，神厨三间，并添寝殿三间，贮藏三间。”

但是，**长白山神庙具体建在什么地方**，由于历史久远，史料匮乏，今人不得而知。

以诗证史，决定发掘

宝马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源于配合当地政府的长白山旅游开发计划。2013年，长白山管委会与安图县联合成立了“宝马经济开发区”，拟在宝马城遗址所在地地方建立“长白山十八坊”旅游开发项目。今年68岁的张福有被聘为项目开发历史文化总顾问。身兼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会会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务，同时也是一名发现过诸多遗迹的业余考古专家，张福有对长白山文化研究造诣颇深。他一直希望揭开金代祭祀长白山的历史谜团。2008年，他从《全金诗》中发现了**金代王册的一首七律**，得知是张子固“持节出辽东”册封长白山的。他在完成使命后，王册作《张子固奉命册封长白山回以诗述之》：

劳生汨没海浮萍，薄宦飘零风转蓬。
我昔按图之汶上，君今持节出辽东。
分携遵尔闻三岁，相对索然成两翁。
健美归鞍趁重九，黄花手捻酒杯中。

“以诗证史，此一力证。”张福有非常兴奋。经过他进一步考证确认：大定十五年（1175年），金世宗派少尹楼室为使，张固基为副使，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而张子固作为金章宗派出的特使，是于明昌四年（1193年）到长白山册封“开天宏圣帝”的。

2013年2月2日，在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召开了“宝马古城文化研讨会”，会上，张福有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宝马城名为城，但太小，未必真是城，有可能是金代祭祀长白山的神庙**。宝马城是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安图县志》有记载。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不能搞经济开发，应该立即向省里申报，争取进行考古发掘。”

当时，他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吉林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重视，立即着手进行宝马城遗址发掘的报批、请示工作。201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其发掘申请。吉林省文物局决定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承担宝马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任务。主攻汉唐时期东亚考古，尤其擅长高句丽和渤海国考古研究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赵俊杰**担任领队。

出土关键证据，考古人员痛快地

醉了一场

2014年7月的一天，长白山天清气朗。33岁的赵俊杰郑重地挖开了宝马城遗址发掘的第一铲土。经过前期准备和为期2个月的发掘，考古人员基本摸清了宝马城址的基本布局，并初步判断其始建年代与主体使用年代均为金代。

2015年，考古人员在宝马城遗址编号为“JZ2”的第二个夯土台基进行发掘整理时，发现了更多不同寻常之处，建筑台基长达20米，宽14米。赵俊杰说，此建筑不仅规模气派，构件的制法也较为精细复杂，庭院以大块河卵石漫铺的做法很壮观，在金代建筑中较为罕见。遗址中出土了凤鸟与人面鸟身的“迦陵伽迦”脊饰、纹样不一的滴水水和刻画细腻的吻吻和鎏金铜环、白瓷等文物，让他进一步肯定：“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城！”

从宝马城遗址南眺，长白山主峰尽入眼底。赵俊杰查阅史料认为，该城地望符合《大金集礼》中“山北地一段，各面七十步，可以兴建庙宇”的记载。宋金时期，1“步”约合现在的1.5米，70步相当于105米。而**宝马城保存较为完好的北墙长约104米，与文献记载非常接近**。对照刘秀屯建筑基址被确认为金代皇帝百官祭祀太阳的“朝日殿”，他初步断定：宝马城很可能就是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

2016年暑假，赵俊杰带来吉大2014级文博班17名学生，到宝马城进行第3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些本科生负责区域是遗址最南部的台基和回廊区。9月5日9点半，在开工两小时后，一个同学挖出来一块白色的石头：“老师，快来！这是什么？”赵俊杰过去一看，是一块断面晶莹的汉白玉残块，上面清楚地刻有“癸丑”二字。经查，金

朝经历了两次“癸丑”年。一次是天会十一年（1033年）；另一次则是明昌四年（1193年），恰巧是金章宗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宏圣帝”的年份。自唐代以来，中原帝王们封禅**山岳多用玉册**，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禅地玉册。赵俊杰兴奋地告诉同学们：“这应该就是金代册封长白山的玉册残块。”工地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好事接连不断。当天下午4点左右，有同学又在附近找到另一块汉白玉残片，上刻一“金”字。赵俊杰推断“金”字可能表示“大金”。发现了玉册残块，而且恰巧还标有朝代和年份，这是宝马城考古发掘以来最有意义的收获！当晚，赵俊杰与考古队员们在驻地痛痛快快地大醉了一场。

揭开长白山神庙神秘面纱

在国家文物局和吉林省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通力支持下，**宝马城经过2014至2017年连续4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其身份实现了从一座“城”到一座“神庙”的变化**。结合遗迹、遗址与文献记载，考古人员和专家确认了**宝马城遗址就是金代长白山庙故址**。

目前，遗址累计发掘3498平方米，勘探18.8万平方米，出土文物5000余件。其中，一些兽面瓦当和鸱吻等图案非常清晰完整，龙、凤的图案雕刻工艺非常精湛，龙的眼珠和鳞片栩栩如生，而且神态、气韵也生动传神，显示出该建筑的皇家等级，发掘出的三座建筑址排列井然有序。2017年还发现了当时官员前来祭祀时的住所遗址。

目前，除水井与城外窑址外，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大体完成了对城内主要建筑遗迹的发掘，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初步了解。

考古发掘证明，宝马城遗址经过精心考量，占有区域内最为高敞的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好时，从**宝马城南眺，长白山主峰尽收眼底**，优越的视野无与伦比，体现了其超然的地位。遗址大约占地1.4万平方米，最核心的建筑为一个“工”字殿，即前殿、后殿中间由一个连廊连接在一起。“工”字殿外面围有一圈围墙，围墙前面设有一道山门即门殿。在门殿与“工”字殿之间的轴线两侧各有一亭。其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嵩山）、西岳

庙（华山）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凸显了其规格之高。它是辽金时期考古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

据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时期宫观规制云：“凡宫观之制，皆南开三门，二重，东西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拥殿。又置道院、斋坊，其官宇之数，差减于官”。赵俊杰认为，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建筑布局及规制与文献记述基本相合，其建筑布局流行于宋金时期高等级建筑组群中，将为研究宋金时期官式建筑的尺度和模数，岳镇海渚祠庙的规模与布局，宫观制度的发展与演变提供重要材料。

长白山文明密码：从神山崇拜

到皇家“山祭”

封禅祭山是我国中原地区历代皇帝祈求国泰民安而举行的一项传统仪式，也是一个政权宣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学部委员刘庆柱说，**长白山神庙遗址是金代帝王效仿中原皇帝封禅泰山之举**，建庙奉安，对长白山祭祀的庙址，在中原之外发现国家山祭遗存，说明长白山在当时具有崇高的地位。

长白山作为一座神圣之山，自古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长白山区世居民族主要是满族及其先世肃慎、挹婁、勿吉、靺鞨、女真。这些土著民族长期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尤其对其栖息之地的高山、大河等非常崇拜。南北朝时期，居住在长白山北的勿吉人就对长白山（当时对长白山的称呼）当作灵山崇拜，人们进了山都不敢随地大小便，万不得已，也得用东西盛着带走。辽代，当地人传说长白山“虎狼不害人……为白衣观音所居，其禽兽皆白，人不敢入山。”

专家认为，**对长白山由民间崇拜上升到国家祭祀，始于金代，在清代达到高峰**。康熙皇帝三次东巡曾两次到达吉林城，对“祖宗发祥地”长白山进行遥拜望祭。康熙十七年（1678年）还敕封长白山为“神”，这比金代封“王”封“帝”更是**登峰造极**。雍正皇帝下旨于吉林城西南岗得亨山（今小白山）建长白山“望祭殿”。乾隆皇帝也在东巡吉林时专门到“望祭殿”祭祀“长白山之神”，除了官方外，在民间，满族等东北各民族对长白山的萨满祭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及契丹女真史分会会长、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韩世明说，中原王朝一直把泰山作为地位最高的神山，历朝历代很多皇帝都来封禅、祭祀。而作为北方通古语系的金、清两代王朝，其帝王也学习中原王朝的做法，把发祥之地长白山作为其最重要的神山，进行最高等级的祭祀。这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宝马城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为祭祀而建**，设计非常精致。在历史文献上有比较详细、清晰的记载，发掘出来的东西与文献记载，与辽金时期的官殿遗址都很相近。金代长白山庙遗址是皇家级别，是北方民族的皇家官殿遗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据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金旭东介绍，吉林长白山区1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前并不为公众知晓。“宝马城是一个起点，未来不仅要修建遗址异地复原博物馆，还要把古代望祭长白山的文化挖掘好、展示好，让人们了解长白山灿烂的历史文化，让历史文化成为长白山旅游的“烫金名片”。

主持发掘该项目的赵俊杰副教授认为，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掘不仅是一张“烫金”的中国历史名片，也是**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统的绝佳实证**，对于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与现实影响。

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典故。

在福建最大县级文庙——长泰文庙广场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智、公、和”12根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精髓的文化柱挺拔矗立，赵佩却金历史典故在山东孔子文化研究院等专家的评选中，成功入选“廉”字文化柱。

谈及原因，文庙管委会负责人黄志亭介绍说，“赵佩廉政爱民的思想与儒家仁政思想是一致的，从明代流传至今，有口皆碑，能够入选文化柱是历史和群众的选择，我们也把它作为干部参观、学生研学、游客朝圣必讲解介绍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文庙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廉政教育基地，也是对外传播五里清风故事的窗口。

“做官做人要实在，着要照步来，不（窗）要小贪，小贪着钻鸡笼，不（窗）要大贪，大贪着进监牢笼。”（括号内为闽南语发音）一部以五里清风亭为蓝本的发袋木偶戏，成为了木偶艺人薛水发的木偶兴趣班上授课的重要教材，浅显易懂的好故事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了美好的根。

“五里清风亭是我们村干部换届到访的第一站。”据五里亭所在珠坂村的村支书姚育祥介绍，时任赵佩用自己的俸禄为村民办实事，以至于回京有盘缠，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珠坂村每届干部上任时都会到这里开展任职教育，目的就是要坚持榜样引领，引导干部坚守廉洁奉公的底线、恪守为民履职的宗旨。

陈霓、林少波

官亭是古道要塞，是迎接官吏赴任的首站，亦是送别官吏的终点。古代官员到此停歇接风，热闹非凡。在福建省长泰县，至今仍完整保留着这样一座始建于明朝，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官亭。

县城西行五里，途经一条蜿蜒小道，远远可见一座石木结构的凉亭，位于龙背山与狮山之间的坡顶，坐东南朝西北，八根合抱石柱承托一方青瓦亭顶，果树成荫，环境优美。这是长泰县与龙文区（旧时为龙溪县）接壤处，**唐宋时，漳州朝晋省的驿道均途经此地**；宋代以后，长泰民漳州的大路，亦由此处出境，官员们由此出发朝京赴省。

走近细看，亭内三支石柱上阴刻着“长泰县界”“北取县伍里”“南取州叁拾里”字样，字迹清晰可见，向来者表明自己作为古代县境界碑的身份。亭中石桌随意摆放着各式茶具，供来往行人解乏。眼前此景，不禁让人询问，这山乡僻野中的小小凉亭，源何不曾湮没于荒草荆棘之中。

抬头仰望亭顶，一块“却金亭”的匾额便是全部答案。

五里亭又名“却金亭”，自明朝起一直沿用至今。这个特殊的名字，与时任长泰县令的赵佩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明正德十年（1515年），浙江嘉兴人赵佩到长泰当县令。新官上任三把火，赵佩到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表明立场，他昭告百姓“今后务舍旧图新，各安生理，孝悌为先，和睦为上，以耕读为安荣之计，以勤

俭为起家之本，男作非为，以罹法网。本职前任参军，无敢以贪墨自沾，矢诸天日。今令兹邑，绝不私私。在告诫百姓耕读勤俭、修身养性、遵纪守法的同时，发誓自己绝不贪墨、绝不私私。这把火，让当地百姓官员都产生了敬畏之心。

让百姓没想到的是，这位赵县令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赵佩发现长泰县地理位置偏僻，长期依赖农业生产，特别是在明初很长一段时间“安养生息”后，农业生产才逐渐复兴。在这种情况下，半耕半读是当地百姓出头的唯一出路。因此，他极其重视课民耕读，虽贵为县令，他却保持一介平民的良好品行，不仅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更是教育引导百姓勤于耕作，读书知礼，俭以持家。始建于明初的城墙因年岁久远日益损坏，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但苦于财库空虚，一开始赵县令只能以木栅栏临时补缺，但随着三年的勤俭积累，城墙得以拓展巩固。据漳州府志记载，正德十三年，长泰县筑城九百九十一丈，濒溪者高一丈五尺，负山者一丈三尺。

为官三年间，也有不少人疑心赵佩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不可能真正做到两袖清风、公正无私。他们找上赵佩，或送礼或托关系，结果都是碰壁而归。直至任期届满，赵佩果真如当年所誓，秋毫不染，励精图治，廉洁奉公，勤俭为民，深受百姓爱戴。



按照明朝规定，三年任期届满，赵佩应上京述职。送行至五里亭的百姓感念赵公清正廉明，勤俭操持，担心其囊中羞涩，旅途困顿，遂自发筹集银两数十两赠其做盘缠。赵公深知百姓不易，坚决不受。有人疑问赵公不接受或许是担心还会回来，因此，第二任期届满赵佩即将告老还乡时，长泰百姓再次筹集银两，金额数倍于前次赠予赵公。赵公虽囊中羞涩，态度却更加坚决，毅然谢绝，两袖清风而去。

长泰百姓感念赵公为官两任，廉洁

自律，善始善终，称其可与“却暮夜金、悬生鱼之馈者”相媲美，遂在五里亭内悬挂“却金亭”，以示纪念其高风亮节，昭示勉励后人，让其有“见贤思齐”之心。

赵公“两度却金”成就了“却金亭”的美名，自此缕缕清风在长泰县吹拂开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和当地百姓。

据明朝大仆寺卿唐尧钦所作《长泰县五里亭碑记》中记载：明万历年间，五里亭受风雨摧残，岁月侵蚀，外加地理偏僻，常有盗贼出没，损坏严重。二十七年

（1599年），江南路南陵人管橘到长泰任县令。途径五里亭时，见闻“却金亭”的来历又如此破败，忍不住感叹道：“彼何人欤？居今于世，一可见得欤？”而遗节在可濯没乎？于是，管橘带头捐出俸禄三十金，不到两个月便将五里亭修缮一新，并新修“善善塔”，建店面六间引进商户，彼时人烟骤增，盗贼亦不敢扰乱非为。

据县志记载，管橘在任期间，亦同赵佩有为有位，革除县署陋规，整顿胥吏，严肃法纪，倡导简朴节俭之风，杜绝奢侈之风，政绩丰硕。五里“却金亭”的美名得以更好地流传下来。

为官一任留政声，浊清泾自分明。百姓心中有杆秤，千古传诵却金亭。

后人访却金亭后，将这样一首小诗刻于亭内石碑上，代表了后人对赵佩却金高尚情怀的肯定。

“深入挖掘 却金亭”事迹，我们发现赵佩深受后人景仰。继赵佩之后，五里亭又多了好几座“去思碑”。在县城范围内，仅明清时期长泰县就出现了7位监察御史，其中祖孙秉宪、两代执法，一里两御史等均有史迹留存。”长泰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魏文表示，赵佩却金的故事很有推广意义。近年来，长泰县把“却金亭”的故事刻到墙上、搬到戏台，使之